續藏書

續藏書卷五目錄

遜國名臣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瓛

佘瑱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憲 宋參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迪

附 蒼頭侯來保

侯太

附 茅邪仔

暴昭

張紞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迴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垕

續藏書卷五目錄終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于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从事臣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勑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諭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挐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劉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忠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忠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傳家所持、習禮惶懼煬榮爲白於　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勅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仁宗撰　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嘗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與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

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變亂何爲自速其繫恭兵
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寧黃子澄鄒瑾魏冕顏伯瑋蔣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請表揚建文諸忠臣
下禮部議議未上　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
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
誅殛豈宜褒錄　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諂朕言對曰
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

以故輒爲陳説耳　上色霽明日議上亦不罪僎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

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

變置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

不能諳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罪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

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

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

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

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謂第二子

高煦擅答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為父之不軌其

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

是茲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

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為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

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釁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强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釁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

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效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耶爲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

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淸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屏、永祇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當兩奏、嘗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虞非已利、邀截蔽

歷不以上聞今備錄在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咨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

者覺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為之他人未必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見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景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譔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祭酒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

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為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為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餂子鬱為第七卷終焉、嗚呼、為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欬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大華敬序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太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

在吏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説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太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太言上急出　勑符勸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詔閫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檄指斥削藩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太為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詰究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橞澗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殺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殺叔時示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 仁宗

此何策

為　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從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瓘為祠祀太嘉靖己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畢與我　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

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書諭　文皇，　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　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何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

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寬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即已、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

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　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

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詔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

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于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道學宗傳

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摧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孝孺嘗作書畫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

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賜得香烟晒細選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

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

士靖難兵起日召議詔檄皆出孝孺手　建文遜

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

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

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

在、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
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
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
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
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
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　詔收其妻鄭、鄭
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

蘇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
上輙慕古王政帥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
效其文章四方爭誦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
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
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 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
氏遺族始有放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
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與史澤周旋藏其幼
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
君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

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狀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劉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李禿翁曰　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勑還家既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　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具其正法眼矣然唯　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

孺得用於　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死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　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伏節死義之

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　文皇帝以勿殺何者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死難之人材而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　成祖又安能成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四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右侍郎建文即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蹕歷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巳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

昺貴入與械去捕以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妥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屈死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黃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　文皇嘗夢昺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昺冢上漆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溥驗

亡祠祀男汝顯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為燕府長史、文皇稱病若月闔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其內、王非疾以不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命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密謀蹤跡即發符遣府官校又令貴賜發兵內應燕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為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遣瑛謫廣西靖難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瑛以謫怨逢辱遜國諸臣之毋可恨者小人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　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 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命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字、戊寅閏五月、 建文即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

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即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

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款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御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戸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

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　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邪會京師傳言　燕王已歸建文詔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死　上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文曰。文皇即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屈。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楚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故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

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　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遍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劓使人耳鼻口授詞荅 文皇曰招汝只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即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逼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

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水笪橋下、曦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聞　上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所在、　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

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
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
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
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
阻靖難兵 文皇不荅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
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荅
公主 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
禁死、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

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為辭。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曰。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有名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即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卽有變先發後聞已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遍王城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討先擒貴貴麾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為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龎來興丁

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　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鑑也、

大寧大將卜萬謀勇自負敢死無恨每戰輒先發靖難兵畏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

貽蘄書盛稱蘄極詆毀守臧識作啓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音淵閘）置書衣中俾歸啓與蘄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啓書于上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用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蘄書遂疑蘄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

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　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刎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事畢廖氏亦俱坐黨逮繫　上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裹絰至闕下大哭

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　建文即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猶力戰死精兵萬餘人皆死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

有論劾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勑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閫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 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

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 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躍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

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扼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太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

奮呼罵賊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功虜斬譚淵已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畏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尋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

所繩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　孝康皇后兄弟也

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

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末逾月靖難兵起諒時將奉

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

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鄭國忠順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

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屈死靖

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

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没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初為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漭平隰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師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會戰諸軍為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

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兵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師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

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咨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颿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悉屬鉉未幾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偕參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譟

罵。 文皇帝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郭亦政盡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河朔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倡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扼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宋叅軍奇策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銊以軍餉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詩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銊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恭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銊入謝京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銊感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劓其耳鼻，竟不肯顧，磔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仰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頴敏受學元黃冔冔死節觀益砥礪嘗築舉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牓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寬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

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徼遂急携二女（闔門忠義千古罕有）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進初爲觀傳秘不肯覗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祟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參政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 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難

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文皇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燃熟食迪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　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

寓。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迪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迪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侯公

侯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羊邪仔同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叅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絶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大

張紘字昭季陜西富平人父川川文行知名紘洪武中舉通經爲　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太子器重紘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參政陞辭　上賦詩二章賜紘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紘裁定吏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　覲治

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曰集闕下、李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案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紘及
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
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觀時政
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紘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時吏部侍郎毛太亦死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
朝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故張紘死太亦
死紘嘗爲雲南公廨記曰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丈
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
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

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苴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瑌左右司以下西瑌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

廓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徙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畨每畨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猎然相噬則佚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為宜然其邪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齘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嗜蚩

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蠡賊則乘其未滋蔓銜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矣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微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參議參政坐轉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還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

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甌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充翁曰即其受賂金悉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賂金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紞嚴震直等同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紞死於部堂王鈍不死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得全者幸也抑

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死遂憐而曲全之耶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官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即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其獄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諭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贑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將偏裨禦閫兵敗爲北兵所縶置布囊兩馬夾舁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

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惜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僧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 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何以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

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廸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晉與禮廸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死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既仕頗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軀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愼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

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以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聞其賢召子昭

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滎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
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
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
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幷其子五人
紹績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兵部侍郎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學行聘授鳳紀官
垕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
所造就召見獎諭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
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

位去屋家覆沒于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

續藏書卷五終